

创文“童”行

□胡美霞

前段时间,为了创建省示范文明城市,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,举全市之力、偕全市市民上下齐心,共同开展创建活动。相关单位、相关工作人员自动开启了“白+黑”“五+二”“九九六”等工作模式,无怨无悔,只为共同的目标、共同的荣誉而战。

于是乎,整个永康城的面貌焕然一新。马路不仅干净了且宽敞了;街上多了很多引导交通、拾捡垃圾的“红马甲”;沿街店铺门前清爽了;马路边的停车井然有序了……

随意开车在路上,瞬间有了穿越到某一二线大城市的感觉。永康城变美了、变整洁了,永康人的素质也提高了。这是近段时间“创文”活动带给我们最大的感受。

与此同时,学校也更强调低碳出行,除了路程较远的郊区外,鼓励学生步行上学。刚刚得知此消息时,我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不理解。因为我家离学校的距离步行需要半小时左右,且孩子的书包又很重,天气又冷了……而小儿却是极其拥护学校老师的决定。我当时以为他是担心被老师批评才如此积极,也就按下不说了。

后来,迎接“创文”大考的日子终于来了,全永康城的“创文”氛围更是浓厚了。作为普通市民的我想着:步行出行的日子终于要结束

了,心里一阵窃喜。人到中年,平时又不锻炼,陪小儿走路对我来说真是有点力不从心,只能是望“路”兴叹了。

没曾想,我的想法与孩子的却是截然不同,甚至于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也不为过。即将开启新一周的前一晚,小儿向我们提出要走路上学。刚开始,我不以为意,以为他只是说说罢了,可能是“创文”的“后遗症”吧。我心想:这小子走路还上瘾了,等真要走的时候,保不齐又因怕累退缩了事。况且,他上学背了个至少10斤重的书包,走路也至少需要半个小时的路程,难道他真能坚持?我不以为然,心里坐等小儿的三分钟热度退去。

于是,我跟孩子的爸爸商量是否要让他低碳出行。他爸爸却表示完全支持。小儿甚至提出他自己一个人走路,无须大人陪伴。我们考虑到小儿刚开始步行上学(之前都是车接送),且要横穿马路,总感到有些不放心的。我们提出让爸爸陪同走到学校路口附近,小儿想了想说:“好,那下星期我就一个人走。”

行,成交!我们就这样达成了低碳出行的“君子协议”。而我却是打着自己的小九九:可能走了一两天,他知道累了,就会反悔了,到时

候看他还有什么话说。

星期一早晨六点半,我准时去叫小儿起床。我告诉他,走路上学是要早点起床的。还在睡梦中的小儿听到“走路”两字,全然没有了以往的拖延症。睁眼、起身、穿衣、下床,没有停顿,也没有抱怨,他就麻利地起床了。我看着,有些感动地想:他自己想做的事情,不需要我们催,这样挺好!快到7点,小儿就迫切地催促爸爸:“再不快点就要迟到了。他爸爸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跟着小儿出发了。”

放学后,因天色已晚,我出于安全的考虑,没有答应小儿放学走路回家的要求。于是,我像往常一样开车来接小儿放学。在车上,小儿跟我说:“妈妈,现在我们确实需要低碳出行了,如今汽车尾气已严重污染了空气,地球气候日益变暖,以后可能呼吸都成问题了。”

我说:“你说得很有道理。那你明天早上还是步行上学吗?”小儿不假思索地答道:“那当然了!”

自“创文”之后,小儿心心念念要步行上学,甚至是放学都要自己走路回家。小儿的“创文”后遗症还真让人欣慰。看来,我们作为家长也应该向小儿多多学习。

为小儿的觉悟,更为小儿自发的低碳出行,老母亲为他点个赞!

摸索着生长

□金慧敏

从路口到公司,有一段路常积水,路中间的积水总是很快就干了,而靠墙的那边常是湿湿的一层淤泥。上班,偶然注意到路边的野草,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:不管是什么野草,总只长在靠墙根的地方,一排地长过去,紧紧地靠着墙,只往外面长。尽管长得异常繁茂,却看上去像是一个为了保持平衡而不得不侧着身子的人一样,姿势很怪异。靠墙根一带的地面上也是厚厚的淤泥,并没有车辆碾过的痕迹,但植物们却像是有看到一样,一根也不长,只靠着墙,小心翼翼,不敢越雷池一步。除了墙根,哪里都不要去,也不嫌逼仄,别别扭扭地求得生存的空间。

我原以为植物是最天不怕地不怕的东西,它们仗着数量上的优势,落地就生根,不怕你车轧脚踏,不怕你刀割火烧,一茬一茬,生生不息。却不知道植物也是需要依靠的。它们先找好依靠,稳固城池,才会向外扩张地盘。我在想,那片靠墙长的植物,才只是开始长,还没有站稳脚跟,还不到扩张地盘的程度——谁知道外面的世道有多险恶?我相信,那条路若是荒废了,那些野草一定会把整条路都扩展成自己的地盘,没有行人车辆的打扰,它们就有安全感了。

沙漠里的人种树,也是如此吧?应该没有人会愚蠢到先在沙漠的中央种树往外扩张,没有身后的靠山,那些树怎么敢长呢?必得先从有树木的地方,向沙漠地带扩张。就如战场,士兵们因为知道后面跟着大群同伴,所以才敢往前冲;

若是一回身,发现只有自己孤身犯险,心自先寒了几分,怯了几分,勇气锐减,哪里还能有之前的无畏。树木也一样,尽管有向外求发展的心,必先知道有地底下的根,相互缠绕、纠缠,枝干互相依靠,知道后面有无数的同类,才能无所畏惧地向外生长。

草木先得生,才能长。生得有根有基。藤类的植物,比如牵牛花,比如豇豆,比如凌霄,长出一点点,就伸出触须向四周摸索,摸不到支撑物,触须就再长一点,直到抓到支撑,便如抓到救命的稻草,再不肯放手,先把触须缠绕上几圈,然后枝枝叶叶就开始蓬勃地生长。无数的触须向外伸展,一找到可支撑可缠绕的,便恣意地缠绕、攀缘。同类与非同类之间也是纠缠不休,如此不顾一切的生长势头,看着让人心惊。

草木一秋,人生一世,何其相似。小小的人刚出生,就开始哭,伸着小手四处摸索,触摸到母亲的身体,才算安心,不哭了,不闹了。晚上睡觉,翻个身,没有意识也要用小手向四周摸索一番,若是晚上睡姿不好,手到处空空如也,便开始哭,不要命地哭,哭醒了大人,把他放回自己身边,把它的小手放在母亲的肚皮上,或是握在手心里,哭声立止,小脸安详,鼻息均匀,香甜睡去。孩童在摸索和哭泣中渐渐长大,开始有了向外探索的野心。拉着母亲的手向外走,向着自己喜欢的地方去,就是冒着热气的锅子也敢用手去轻触一下,再飞快地撤回,带来的痛感,告知此物危险,需远

离。拽着母亲的手向着外面去,扑向阳光、草地、鲜花。外面有多少新鲜的事物,吸引着他好奇的目光,他玩得忘乎所以,亦不忘时时回头看看那道慈爱的目光,离得远了,必得回身牵手过来方得放心。

渐渐长大,熊孩子到处惹祸,看似无知无畏,实际上也知道后面有人帮着收拾烂摊子。也有大人收拾不了的烂摊子,终于开始收心,学会思考,做一件事也会开始权衡利弊,也会考虑其可能带来的伤害,开始小心翼翼地向外求索。不断吃亏、受挫,一路看见不完美的自己,也不断丰富学识,积累经验,一路摸索不曾失去勇气,也是因为身后有一道道殷切的目光,便觉得有了根,有了勇气。就这样跌倒了,爬起,就像褚时健,年逾古稀,还不肯放弃探索的脚步,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

人大概也是要实在没有力气了,才会放弃探索。一路摸索着生长着,直到长成一棵枯朽的老树,也还是心有不甘,总想着要老树发新枝,但是实在没力气了,心有余力不足,此时才肯认命。临到认命,便是到了那油尽灯枯时节。也许穷其一生,也不见有多大的成就,但终究也是这样努力地摸索过来,别人看着再不完美,自己看着,也是在不断地完善着自己,所以在生命的尽头,回过头来望一眼,些许欣慰,些许感动,些许不舍。就是因为看着还不够完美,所以才有将落未落不甘心的一滴浊泪,随着一声轻叹滑落眼角,滑落人生最后一道山梁。



把美好的时光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

朗读频道

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

履历(外一首)

□藏马

这是谁出生的小镇,这是一个叫“新河”的古渡口。这是一座明代老桥跨过了流水童年。这是两边的凉亭,这是横匾“水不扬波”。这是一个古码头临空的阁子照耀着,投河的浣女们,深夜

这是披云山——却像是一只倒扣的铁锅这是功德碑,早已字迹湮没,曾记载了戚继光的一场鏖战,在昔日。这是烽火台站在这里,可以回眺,五里外,宋代

那个叫戴复古的旧庐。也看得清那个叫朱熹的老同学,徘徊在此地一度,用脚步测量着什么这是锦鸡山麓,一个晚清和尚开的私塾,如今

变成了一座偌大的中学,近万人在此相濡以沫。早年,吾也一不小心,入了罟中“文笔塔下莘莘学子砺志砺德学文学武学做人,锦鸡山麓代代良师授智授业育青育英育栋梁”

可他的数学怎么每年都不及格呢图书倒是啃了不少。那个低年级的美女也不见了。这是石头砌的古街,一步一个坑像一截盲肠,弯弯。而相隔二十里,那是东海,眺望着

仿佛比星空和宇宙,更光彩夺目。而年年放肆的台风又是谁灵魂中的胎记履历简单,却是必须的,这一切的印象带着一具,漂泊的躯体落魄在人间

锻造坊

用水冲洗着这双油污的手工人们收拾着工具,把这些凌乱的扳手、螺丝和螺帽,逐一安放在木箱里。有一片碎铁扎进了拇指血丝随着沟槽,流进了地里

先是卸下那面罩壳。然后是电机座——齿轮张嘴,缺了一颗牙齿爬上这台机床的脖子,用凿和三角爪退下了它旋转时的沉重,而在敲开的铜套里,轴承也变形了

把螺纹重新绞了一遍。就像早年,我父亲在做木匠时,用线钻往深处拉动。而我父亲的父亲,却是在一块不大的田地里,用犁摆动着一遍遍地——他们也像我一样,半撇着屁股

有一次,在拉钻时,木头跳了起来击中了我父亲的前额。而那面铁犁,却闪亮地切开了我父亲的父亲,脚趾中间的那个部位可真幸运,我没像他们那样,残留下什么疤痕宽宽的——血随着沟槽,流进了地里

也没有想到,今天,我会待在这里。一整个下午,蹲在机器旁,对付着众多的零件和油污。那个班长请假了。就像,我父亲和我父亲的父亲(一个躺在了地下,而另一个坐在了轮椅上),如果我不做,谁来替代呢。

孩子,还在妻的肚子里。可这也仅仅是仅仅是曾看得见的生活的一部分。偌大的车间也并不比,田亩狭窄。以及木头。你想象着它们,就是词语的另一类组合,从我父亲的父亲开始,就已经在脑海中扎根。